

北 门

严冰舒◎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北 门

严冰舒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门 / 严冰舒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601-6375-8

I. ①北… II. ①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4110号

北 门

严冰舒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赵洪波 李天白 墨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全案设计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时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2011年4月 第1版

印张: 21 字数: 400千字 2011年4月 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01-6375-8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在世界一侧有一个任人出没的地方，因为拒绝阳光，我叫它北门。进出北门的人形形色色，但并不外乎男人和女人，于是，北门便有太多情感的秘密。在我人至中年，我仍努力封锁这个人性缺口，但当我坚强守卫，我听到无数抗议的声音，于是，在一个清静的早晨，我将北门慢慢打开……

—— 严冰舒

第一章

如果人性中还有一抹美丽的颜色，生活断然不会将傅忆娇塑造成一个荡妇的形象，可是，偏偏就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将她朝那里慢慢牵引。

风和日丽，忽然刮起一阵飏风，乌云密布、飞沙走石，傅忆娇被风卷裹起来，带到一片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上空，这时，风住云开。傅忆娇从云隙坠落下来，树枝扯掉傅忆娇衣服，雪白丰腴的躯体一丝不挂，而她竟然毫发未损。傅忆娇发现自己变成裸体，羞得连忙抱胸蹲下。远处，一个红眼绿眉的野人正虎视眈眈地望着她，那男人面相英俊，身材威猛，只是越看就越模糊。男人嘴边流挂涎液，发达隆兀的肌肉板块令傅忆娇毛骨悚然。男人兴冲冲地朝傅忆娇奔来，傅忆娇连忙爬起身拼命地奔跑，边跑边喊救命。她的心智慌乱不堪，在这片魔咒而野性的森林里，她见不到一点获救生机，也忘记了所有可以求助的人，她只有奔跑，长发凌乱。突然，她被绞杀榕裸在地面的长长树根绊倒在地，再一看，竟是一条双头幼蟒。傅忆娇吓得浑身哆嗦，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男人很快追上来，赶走幼蟒，然后将傅忆娇欺于身下。一股温热的电流迅速游弋傅忆娇全身，激活她体内每一道血管。就在听到血管爆裂声音那一刻，傅忆娇停止了身体扭动与抵抗，她屈服了，轻轻呻吟两声，更令她兴奋的是，这时她看见男人竟然变成陈君寻，傅忆娇翻过身来，任凭摆布，当陈君寻狼族疯狂地撕咬她时，她尖叫一声，然后开始了她生命里的第一次放荡的叫喊。

一个激灵，傅忆娇醒了过来。原来是一场少妇奇梦，荒诞至极。傅忆娇中午没有回家，伏在办公桌上小憩成梦，不想梦里竟然发生这种事情，还有她那呓语和羞人叫喊。幸好就她一个人待在办公室，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傅忆娇臊得面泛红潮，暗自庆幸没人听见，一面春心涌动，“不会那样无耻吧，野男人！禽兽不如！”傅忆娇嘴角衔笑暗骂陈君寻，闭上眼睛，努力回味刚才惊险刺激荡魄销魂那一幕，幸福好一阵子。这一天，是公元二00一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

傅忆娇念念不忘中午那个梦，那梦也可能成为她一生难以释怀的幸福蜜饯。爱恋一个人，很难在梦里出现与其卿卿吾吾的情景，如果谁心遂所愿地梦到对方，并且与其交融肌肤亲情，那将如置身海市蜃楼一样充满神奇，而且有一种上帝恩宠的感觉，一种幸福突袭的惊喜。傅忆娇认为她

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女人。下班后，傅忆娇赶往新华书店买一本《周公解梦》，她想请周公旦帮她解开中午那个梦，让幸福离现实更近一些，然而，要想解读这种荒诞梦境，周公根本不谙现代人风流韵事，傅忆娇也暗觉自己做法可笑，一来二去，折腾大半个钟头。

回到家里，傅忆娇迎头就遭到丈夫一阵诘问。丈夫袁金林在吻牌公司工作。吻牌公司主营乳制品，前身是国营青屏兴隆食品厂，后来通过股份制改造，转型为国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袁金林在公司负责产品东北地区销售。“敬业爱岗，精神可嘉嘛，尊敬的园丁同志，想当三八红旗手，还是想当全国劳模？”袁金林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听到开门声，抬头睥视傅忆娇。傅忆娇深知晚归原因，心湖傲慢地荡漾，不理睬袁金林，脱下外套，然后洗净手下厨去了。

客厅里电话“叮铃铃”响起来。

傅忆娇从厨房出来接电话。是一个女人声音，“金林你这臭男人怎么搞的？这么久才接我电话！”那女人一开口就大张挞伐。傅忆娇一听，没有回应，转过身朝洗手间不冷不热地喊：“出来接电话，人家等得不耐烦了。”袁金林从傅忆娇话音中隐约感到情况不妙，忙不迭地从洗手间出来，抢步上前。袁金林抓住话筒，听是白美妙，神色一下子慌张起来，心想这个女人胆子未免太大，现成手机不打，偏偏往家里打座机，这不是成心整我吗？然而，袁金林很快就将狐狸尾巴藏掖起来，稳住阵脚，说道：“喂，你好，你是谁呀？——”袁金林还想打掩护，对面传来：

“我是你姑奶奶铁扇公主！”

袁金林一怔，“你找谁？找我？我正忙着呢！明天上班再说。”慌忙挂断电话，“这个女人狗皮膏药似的，想买批发价奶粉，非得纠缠不放。真让人烦心！”袁金林蹙紧眉宇，摆出沉稳矜持的架势，捧起报纸。傅忆娇看在眼里，不屑置辩，默不作声地回到厨房，接着，袁金林手机就响起来。

袁金林窝缩脖颈拖沓矮墩墩潴积脂肪的躯干悄悄溜到阳台，压低嗓门，“听得出，我知道是你。”紧接着故意拔高，“哦，李经理，你好，你好，难得有时间想起我，你在哪里？哦，山东。”袁金林表演独角戏，那边，白美妙气势汹汹，看样子，没打算轻饶他。“你这个王八蛋别装蒜！你刚才为什么刚放个屁就挂电话？怕你老婆知道我们事情，还是想变个花样掴我耳光？”白美妙是个泼辣伶俐角色，早几年，兴隆食品厂还没有改制为吻牌公司，白美妙在厂里制造一起桃色事件，小姨子闹出笑柄，老板罗建业很没面子，就跟好朋友常居安通口气。常居安时任交通局

局长，还没有坐上青屏市市长位子。常局长就把白美妙从兴隆食品厂调到交通局，安排一份闲差。袁金林赔笑，说道：“误会，天大误会。明天我写一份检查，好不好？别再生气了，你不知道你在青屏跺一下脚，四周十里八村会跟着颤上三颤。”然后，话题顺势一转，“有事打我手机嘛。往后可别再打我家里电话，接听起来不顺手。记住了吗，啊？”袁金林像是在哄一个三岁的小孩子。白美妙哼了一声，“怎么啦？真怕老婆？怕老婆以后就不要找我！”袁金林猴急，“别！千万别！我的姑奶奶，明天晚上请你吃饭，算是赔罪好吗？我发誓，一定让你吃得开心。”白美妙满目怨怒：“明天？你成心饿死我呀？你是不是嫌我不够苗条？”

“那好，那好，一个小时后，你在‘小月仙’等我，咱们吃韩国料理好不好？我正赶写一季度工作总结，明天上午开市场分析会，要写得脉络清晰振奋精神，不然准挨你姐夫大人骂。你先委屈一阵子吧，很快就好，很快。求你，宝贝！”袁金林奴颜尽现。白美妙听后，一按手机红字键，牵动嘴唇，嘟哝：“忙你个死人头。海底的潜艇，天生下贱（舰）！”

餐桌上已经摆好雪里蕻炒肉丁和干煸芸豆。傅忆娇将大盘糖醋鲳鱼端到桌子上，又将牡蛎豆腐汤端上来。傅忆娇难以释怀陈君寻的好处，于是，解下围裙，下楼去趟车库，将那本《周公解梦》拿上来。“喝酒吗？”傅忆娇回来问。谁知就在傅忆娇下楼片刻光景袁金林换上一身紫红色睡袍，斜坐在沙发上。“有些事情绝对可以增加食欲！”袁金林边说边起身走上前来，围绕傅忆娇转几圈，眼睛拧螺丝钉似的环境视她高领羊绒衫勾勒出的大“S”身材。“搞个小插曲，如何？”袁金林从傅忆娇身后一下子将她拦腰搂住。傅忆娇身上顿时抖起鸡皮疙瘩，说道：“先吃饭吧，我有些饿。”袁金林仍不放手，“我就是想增加你食欲，同时，履行我做丈夫的义务。我要你知道，我不是吃赈灾粮的。”袁金林平素熊吃海喝，加之缺乏锻炼，身体虚胖，因此，把傅忆娇抱到沙发旁时他已经气喘不定。袁金林将傅忆娇往沙发上一推，扑到她身上就解她裤带。傅忆娇见逃脱不得，没有作任何反抗，任其摆布，她明知道只要她和袁金林还做一天夫妻，袁金林就会师出有名。傅忆娇下身贴在沙发表层棕褐色的鳄鱼皮上面，一刹那她感觉到这层鳄鱼皮沁出冰冷人性，从发梢贯彻脚趾。“羊毛衫脱掉！”袁金林半是命令，这才想到去卧室拿条毛毯过来，丢到傅忆娇身上。“铺上吧。这鬼天气越来越会搅和心情。”袁金林说着脱下睡袍。傅忆娇一直怀疑袁金林阳痿，打量袁金林丑陋的形态，她心里一阵阵嘲弄！傅忆娇信手将绣牡丹富贵图案的大红毛毯往墙脚一扔，说道：“空调不是一直开着的吗？人都要蒸发掉了，哪里犯得上用它！”又冷冷地

说，“快点吧，还等着吃饭呢。”说完将脸转过去，面对乳胶漆墙壁，单等事情早点结束。然而，傅忆娇想都没有想到袁金林身体不久就发生巨大变化。傅忆娇感到生裂般的疼痛，这种猝不及防的特殊的疼痛令她沉闷地呻吟一声。可是，她不想尖叫，她在拼命地压制自己，痛已至心，她就想在心里给它找个位置信手掩埋。傅忆娇忍受着袁金林的凌虐，等到风平浪静，傅忆娇说：“下午爸又打电话给我，说袁宝和袁贝很想我们。吃过饭，我们去学校把他们接来吧，明天正好是休息日。”其实袁金林身在福中不知福，妻子不仅贤良貌美、工作稳定，而且给他袁家生下一对孪兄弟。袁金林不以为然，但他父亲袁亦发却乐开了花。袁亦发脸上的麻子本来就很招眼，这时繁星更加闪烁。但是袁亦发并不溺爱两个孙子，等孩子到了学龄，他不惜重金送到启明星寄宿学校，那里实行封闭式管理，对培养孩子独立意识和锻炼个人毅力大有裨益，最为重要的，两个孩子将从小学一直培养到上大学。

“你自己去吧，刚才小朱打我手机，说沈阳老张路过青屏，我得过去安排招待，家里这顿饭能省就省吧。”袁金林说完站起来，匆忙地去浴室冲澡。

“很重要的人物吗？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早告诉我省得我费那么多工夫下厨房。”傅忆娇明知袁金林诓骗于她，顺势说道。

袁金林回过头，“业务事情当然重要。你先管好自己。你是远近闻名的一枝花，少给我招惹流言蜚语。很多人背地里说好端端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说我是山鸡娶了金凤凰。是啊，我是一坨牛屎，是山鸡！”袁金林越说越悲壮，吃吃地笑，“今天我买一种东西，放在我书桌中间那个抽屉里头，借花献佛，我把它送给你了。先穿上衣服吃饭去吧，营养千万要跟上，我们的大众情人——”袁金林耍拉阴腔关好几次才将浴室门关上，那阴腔拖曳得很长，就好像一条响尾蛇的尾巴被夹在门缝中间。

袁金林出言刻薄事出有因。不是冤家不碰头，今天下午，袁金林去工商银行帮一个朋友办抵押贷款，偏巧韩功课也在那里，正跟信贷科科长赵如流谈笑风生。这韩功课乃是傅忆娇的初恋情人，唐州师范学校同学，恋爱四年。毕业后，傅忆娇分配到朝阳实验小学，而韩功课认为做个小学教师太亏欠自己。那时，韩功课适巧有个远房表叔升任青屏县城建局局长，虽说葭莩之亲，却也沾带血缘办起事来心里踏实。韩功课颇有眼光，不惜血本攀上高枝，然后搭靠这层关系投奔一个温州房地产投资商人。韩功课通过牵线搭桥，让温州商人顺利地得到城建局职工宿舍楼的承建权，而韩功课从中攫取20%的分红——那是韩功课生财道路上淘得的第一桶金。

韩功课赚到这笔钱以后，出手更加大方。上头这个表叔撑着大红伞，不仅帮助韩功课挡雨遮阳，还主动给他提供商业信息，通融关系。就这样，韩功课接连帮助温州商人接手好几个工程，短短两年时间，韩功课存折上的数字攀升到七位数，一百万哪，那年韩功课才二十出头，青屏县最年轻的百万富翁！不久，青屏县撤县划市，城市规模注定要加大，一批老房子、棚户区很快就会消逝，代之以高楼大厦。韩功课看到这个巨大商机，与温州人分道扬镳，自己注册一家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不几年，摇身变成千万富翁。

袁金林与傅忆娇相识纯属偶然。当时，青屏还没有撤县改市，县团组织一次全市企事业单位青年联谊文艺大赛，袁金林在兴隆食品厂，陈君寻当时在茧丝绸公司，袁金林、陈君寻分别代表这两家单位参加演出，而身为邮政局宣传干事的江桐就将中学好友傅忆娇邀请过来，共同编排一套双人舞，代表县邮政局参加比赛。袁金林独唱《草原之夜》，陈君寻朗诵自己创作的颂扬茧丝绸公司的组诗《青屏的衣裳》。结果，这三家单位都获得一等奖。

大赛当晚设宴庆贺。陈君寻、傅忆娇、江桐同坐一张桌子，后来，袁金林笑脸婆娑地凑过来，大家搭上话，就算相识。

坐在陈君寻身边，傅忆娇很少抬头看人，脸上时而不时地飞起红晕，夹菜时十分忸怩，简直与舞台上大方自然的傅忆娇判若两人。第一次与傅忆娇目光相撞的时候，陈君寻身上就有一股电流从胸前贯过。陈君寻瞅准大家祝酒畅谈之机，迅速将跟前餐皿里没舍得吃的一块小甜饼夹给傅忆娇。“喝酒，喝酒。”陈君寻举杯装腔作势。只有江桐捕捉到陈君寻这个小动作，用一个青春期女人特有的敏感。

傅忆娇发觉江桐一直用异样的目光打量她和陈君寻，她没好意思吃这块甜饼。后来，酒尽筵残。等到大家醉醺醺地各自散去，傅忆娇悄悄地取出一块白手帕，将这块甜饼包起来带回单身宿舍。傅忆娇躲在宿舍里，手托香腮侧卧着，久久注视搁放在床头柜上的圆圆的粘满芝麻的小甜饼，解颐而笑。傅忆娇欠起身，将小甜饼放在嘴边，轻轻地亲触，然后细细地吃起来，细细地咀嚼出爱情的味道。就在这天夜里，她决定与韩功课分手。

自从见到傅忆娇以后，袁金林变得神魂颠倒茶饭不思。按说袁金林的爸爸当时坐国税局局长的位子，家庭条件很优越，而袁金林除身材矮些，其它方面也很不错。可爱情这东西偏爱挑剔。那晚，袁金林凑到这张桌子上，他本想伺机与傅忆娇接近，但很快就看到傅忆娇对陈君寻暗送秋波，

袁金林心想这个时候不能自讨没趣，但他又不想贻误战机，这时，袁金林想到江桐。

有一天晚上，江桐约傅忆娇一起吃饭，诡秘兮兮地说有人请客。傅忆娇以为陈君寻做东，满脸羞赧故意推辞。后来，快要到饭店，江桐才告诉她袁金林。傅忆娇听后，心情一下子跌落千丈。“我和他不熟悉，他请什么饭？无功不受禄，我回去批改作业。”傅忆娇没待说完转身就要回去。江桐见状，连忙拦住傅忆娇，江桐说：“咱们和他同台竞技过，又不是特别陌生。送个人情，就算陪陪我吧，既然人家张口，总得给他留点面子吧。”傅忆娇很单纯，以为袁金林正向江桐发射丘比特神箭，心想陪一陪江桐也好，就随江桐一起去了。就这样，后来又吃三、四次，掐指而算，前后应该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三个人吃最后一次晚饭的时候是农历十一月底。那天晚上，北风凛冽，到饭店的时候，天空开始飘起零零碎碎的雪花，整整下了一夜。袁金林从家里拿来一瓶陈年茅台，推说天冷，给江桐二人各倒一小杯，结果没费多大力气就将傅忆娇派醉了。袁金林叫来一辆出租车，将傅忆娇扶上车。袁金林先将江桐送回家，继而，折过头将傅忆娇送到她学校的教师单身宿舍。

袁金林见傅忆娇床下有个电炉，就将它拖出来，插上电源取暖。袁金林一边欣赏傅忆娇迷人的醉态一边倒一杯白开水，然后，背过身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打开将里面的药粉抖进水杯。傅忆娇以前从未醉过酒，喝下袁金林端过来的白开水以后眼睛更不想睁开，在她的脑海里，陈君寻的身影老是晃过来晃过去。傅忆娇身体烫得厉害，她的面前次第出现清泉，山溪，狂热奔腾的江河，胸襟宽广的大海。那水湮灭不了她的原始的篝火，相反，只会任其为所欲为地肆意燃烧。迷迷糊糊，傅忆娇将牛仔褲的拉链拉开，嘴里不住地说着谰语。袁金林心花怒放，关上灯，压到傅忆娇的身上……

床单上印染一片黏稠稠的殷红，傅忆娇身上正来例假。傅忆娇醒来以后，流泪，诅咒，自责，后悔。然后，就是结婚。她只能与袁金林结婚，别无选择！

自从傅忆娇提出分手以后，韩功课一直耿耿于怀。等到傅忆娇嫁给袁金林，洞房花烛夜，韩功课唆使一些地痞流氓用弹弓射坏袁家阳台玻璃，恶意惊扰这对新婚鸳鸯。后来，韩功课又到处宣扬他与傅忆娇如何做那等男女苟且之事，傅忆娇是虽美犹毒的曼陀罗，只要买票人人皆可上的公共汽车，云云。尽是不堪入耳的猥亵语言。从那时，袁金林就与韩功课结下不解之仇。后来随着时光推移以及社会地位日升，韩功课收敛许多，再以

后，他对傅忆娇的怨恨奇怪地慢慢还原为爱，在他心底深深掩埋。但是，袁金林依然没有改变。袁金林深信韩功课玷污过傅忆娇洁白之躯，每次遇到韩功课，袁金林心里都在滴血。韩功课放言破了傅忆娇童贞之事袁金林坚信不疑，袁金林感觉韩功课一顶绿帽子生生地扣在他头上，宿怨极深，回到家就想在妻子身上找茬撒气。傅忆娇向丈夫一再表白她与韩功课没有任何越轨行为。上中师的时候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谈恋爱在学校还是明文禁止的，虽然有时候不像搞地下工作那么隐蔽，但是大家都很简单，把贞操看得非常神圣，她是清白的，韩功课为泄私愤所以蓄意中伤。话虽说两火车，袁金林根本不相信。傅忆娇那时是个出了名的美女，在青屏市师范学校连续四年蝉联校花的美誉。有好几个老师给傅忆娇写过求爱信，因为韩功课与傅忆娇的恋爱关系，其中有一位老师曾借故韩功课旷课要开除他，这些事情，都已成为师校的典故，说自己冰清玉洁，诤鬼去吧。

傅忆娇几乎被逼到万丈悬崖，“我的第一次给了谁，你袁金林能不清楚？”

谁知袁金林恶狠狠地倒打一耙，“那时候你正来月经，我哪里知道里面有没有处女血？”傅忆娇一听，抬手就抽袁金林一记耳光，毫不犹豫。那是傅忆娇赏给袁金林的唯一的一次掌嘴，为她保留二十多年的尊严。再者，若不是与韩功课分手，也许到现在傅忆娇还看不清韩功课的真实面目。她想她这一生走错两步路，不幸踩中两坨狗屎，遇到韩功课和袁金林这两个龌龊不堪的跳梁小丑。

结婚以后，江桐一直不忘当年陈君寻夹小甜饼给傅忆娇的情形，那种多情而紧张的眼神刻骨铭心，让她嫉妒，甚至让她恼羞成怒。那种眼神，丈夫陈君寻从来都没给过她。直到现在，有时从梦中醒来，江桐还是不能相信陈君寻实实在在地躺在她身边。江桐不相信陈君寻与傅忆娇之间会是干净的，她的心里埋伏许许多多疑窦，时间久了，越聚越多，疑窦就化成怨恨，不由自主地迁怒到傅忆娇身上。而傅忆娇心里也有一团骄蛮的女儿红，自从那个雪夜袁金林占有了她，她就记下了江桐的盛情，永远不会原谅！她认为那是圈套，一次袁金林与江桐的周密合谋。等到后来江桐与陈君寻谈起恋爱，结婚，傅忆娇更加肯定这个判断，只是，她将她对江桐的所有怨恨深埋在心灵最底层，表面上平静地面对，单等某一天如岩浆喷发。

女儿陈小柔入学那年，陈君寻将她送到朝阳实验小学。在青屏市所有小学校中，朝阳实验小学教学质量第一，又兼离陈君寻所住的桃源公寓不

太远，接送比较方便，因此，自然成为陈君寻首选。可是，傅忆娇偏偏在这所学校任教，这不能不令江桐怀疑丈夫醉翁之意不在酒。江桐执意不肯送女儿进这所学校，和陈君寻争吵许多天，最后，还是执拗不过陈君寻。巧不可阶，陈小柔升入二年级，傅忆娇偏偏是小柔班主任。江桐接送女儿时难免遇见傅忆娇，到这时，这对昔日亲密无间的朋友早已没有只言片语，瞳孔里全是空的。江桐心犯嘀咕：和尚庙挨着尼姑庵，早晚非得出事不可。于是，江桐就跟陈君寻提出给女儿转班级。江桐话一出口，当即就遭到陈君寻冷眼，在所难免，夫妻又大吵一场。不过江桐冷静下来思量：这样也好，小柔留在傅忆娇班级，这对狗男女若是做出见不得人的事情，女儿一定能看到蛛丝马迹。江桐就私下里要小柔留意陈君寻和傅忆娇一举一动。陈小柔不知道江桐用意何在，童言无忌，竟将那番话原封不动地告诉傅忆娇。傅忆娇一听，心里的怨恨自然又叠加一层。

再说袁金林一出家门，傅忆娇就闯进袁金林书房。傅忆娇拉开抽屉，看见里边放着两盒壮阳药，她方才如梦初醒。傅忆娇气得泪水夺眶而出，将它们扔进垃圾篓。傅忆娇从壁橱里拿出一瓶酒，打开后全浇进垃圾篓，连同垃圾篓一起烧掉了，然后，她冲进浴室。

傅忆娇将淋浴喷头的流量调到最大，让整个身体接受最严厉的冲涩。镶嵌在天花板里的筒灯倾泻着乳白色的光线，分明她的灵魂的眼睛，这是她的灵魂对她的肉体的审判，一次孤独而受伤的赤裸。傅忆娇一遍又一遍地往身上涂肥皂，闭上眼睛，让宣泄的水柱将脸庞全部包围。傅忆娇的脑海浮现丈夫那副肮脏俗的躯壳，她是被她的丈夫合法地占有、蹂躏，或者说是合法地奸污。泪水再一次漩涡傅忆娇的眼睑。霏微的水雾升腾弥漫得浓了，光线更加柔和起来，仿佛成了鲜嫩的蛋清。傅忆娇深深地呼吸两口，然后调节一下水流，将她的眼泪荡涤而尽。

从浴室里走出来，傅忆娇用一条松干的高支棉毛巾将长发捋几遍，在头顶将头发绾成一个髻，然后换一条毛巾整个儿裹在头上。傅忆娇没有忘记今天是情人节，坐在沙发上，她突然想给陈君寻打电话。一个女人受到委屈和伤害时，总想靠在那个她心里最能容下的男人的怀里大哭一场，哪怕他一句话都不说，她也会认为自己找到安慰。傅忆娇拨打陈君寻号码，然而剩下最后一个数码时，她的手指再也无法触及那个按键，傅忆娇双手捺住话筒，将脸俯贴在手面上，低声啜泣起来。

白美妙在“芳菲化妆品大世界”里溜达，满脸不悦。“在哪里？不过来啦，是不是骗我？人家腿都要站断啦。”白美妙早在兴隆食品厂时，袁金林做过一段时间她的顶头上司，那时袁金林曾打过她歪主意，只因慑于

罗建业的威严没敢下手。如果说那时袁金林有些权力，现在他有更加实际的东西：钱！白美妙一直这么认为。“你浪费我一个多钟头的宝贵时间，你看你怎么赔吧，要慎重考虑。”白美妙继续大张挞伐。袁金林在电话那头赔笑，“刚才见到一位老熟人，脱不开身。五分钟以后准时到，你先进去要个包间，还是上次那个叫什么厅来着？”白美妙一听，心里嘀咕：我会为一顿饭在饭店门口站一个多小时？没人施舍啦，还是真当情人约会？！就说道：“我现在在‘芳菲化妆品大世界’！你到这里接我。”

袁金林这才知道白美妙想让他买高级化妆品。“噢，看中哪个牌子，你先选好，别急着买，等会我过去结账。师傅，往青衣路走。”袁金林对出租车司机说，一边暗自思忖，不知道这女人的嘴又要张多大？

白美妙每换一种打扮都别有韵致，今晚这番打扮更具风味。一身淡紫色的休闲牛仔服穿在她高挑匀称的身上异常山明水秀，腰际，点缀着一条宽宽的浅黄色的压石头纹皮带。她的焗成金黄色的大卷发通常波涛汹涌，今天变换造型，编成一个疏松的辫子斜甩在后颈。“好看吗？”袁金林下车，这时，白美妙从“芳菲化妆品大世界”走出来。白美妙扭捏腰肢迎上前来，展开胳膊在袁金林身旁漫舞似地旋转一周。袁金林马上恭维道：

“可爱，纯真，小家碧玉。不认识你的话，准会以为你是哪所院校的大学生呢。”白美妙说道：“要是换上皮草更好看。我听说俄罗斯出产的皮草特别优质，你不是经常去东北吗？有机会帮我带一件，挑最便宜的。”袁金林脑筋聪明，一点就透，说道：“要送就送上品，管它多贵，只要美妙您喜欢，就是要星星，我也想办法做一架天梯爬到天上给你摘。”白美妙心想袁金林吝啬小气，有些不乐意，“不就一件皮草吗，我只是随便说说，你不至于那么费心吧？再说，本来今晚有人请客的，要不是因为你——”袁金林没做申辩，哼出一声，“是不是那个姓韩的？”袁金林口诛之人正是韩功课，近来，韩功课频频电话相约白美妙，袁金林知道这事。白美妙这时笑起来，“你听谁瞎说胡道呀，怎么会是他呢？人家来头比他可要大得多。”袁金林醋意大发，说道：“你承认也无大碍，他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有命赚，不一定有命花！别看现在风光招摇。”这时，白美妙见目的已达到，冲袁金林抛几下媚眼，“算了吧。说咱自个的事，哎，我为你佳人苦等，你打算怎么赔呀？今天我光打车就花了好几十，我的袁大经理，我一个月就那么点可怜的死工资，你是有钱人，不知道小钱也掐人心疼。”袁金林被戴上一顶高帽，心情渐渐平息下来，“好说，好说，拿来我给报销。钱是什么？钱不就是纸嘛。酒是什么？酒不就是水嘛。”袁金林打起官腔。白美妙没等他说完，就插上话，“别提酒，提它

我就生气，饿这么长时间，现在反而不想吃饭了，可能是饿脱肠子了吧。都是因为你！”白美妙娇嗔地说，然后故意侧过脸往“大世界”里望，“瞧人家，出来进去的都是有身份的人。”袁金林一听，接过话茬，“进去吧，女为悦己者容，为了我，你白美妙应该更加美丽。不过，这是额外奖励，不为别的，只为千金一笑。”

白美妙果然挂扬起微笑。白美妙与袁金林手拉手走进“大世界”，毫不客气地取走四盒“美丽因子”护肤液。一结账，二千多块，袁金林暗暗叫苦。

“袁大经理，我瞅你气色不对劲，该不会心疼了吧？要是心疼，现在说后悔还来得及。别以为我真靠工资吃饭，就凭我这身打扮，少说也算城市上升阶层。再说，很多人求我花钱，我都不肯。”二人走出“大世界”，白美妙审视袁金林，故意说道。袁金林脸上连忙挤出枯干干的微笑，说道：“我是怕把你饿坏，心里有点紧张。”白美妙爱卿一笑百媚生，“真会哄人。还吃韩国料理吗？大禹门有几家海鲜馆挺不错，就是有些远。”袁金林听后叫苦不迭，心说，大禹门海鲜贼贵，一盘秘制鲍鱼少说也要几百块。

第二章

唐州是个地级市，下辖八县二区。一九九二年，为了达到扩权强县的目的，青屏撤县改市，发展至今，也是唐州唯一的一个县级市。

唐州市经济频道，白美玲的表妹，端庄美丽的女主持谭雁龄的出现总能带来收视率大幅度提高。不过，未来几年，唐州电视观众不会再在荧屏上看到谭雁龄，谭雁龄考取硕士研究生，要去省城艺术学院深造。今天是谭雁龄最后一次主持节目，一个很有趣的机缘巧合——小姨子对表姐夫的采访：各位观众，晚上好，现在是企业之星节目，在本期节目里，我们有幸目睹吻牌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青屏市优秀企业家罗建业先生的风采。罗建业先生作风硬朗，处事果敢，自从走上企业领导岗位，二十年来，一年一大步，将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职工不足百人的县办小企业发展成现在年利税过千万的省级食品重点企业。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其间付出多少辛勤劳动，我想罗总心里最清楚。今天晚上，罗总百忙之中抽出一些宝贵时间，来到我们演播室，将与大家共同探讨企业发展之路……

“哇噻，表姨靓呆，爸爸酷毙了！”罗建业坐在34英寸液晶电视前看着重播。女儿罗甜润搂住罗建业脖子，道贺般地亲父亲一口，然后，剥一枚越南贡蕉递给罗建业作为贺礼。白美玲平素格外讨厌谭雁龄，不过，这回太阳好像从西边出来似的，白美玲一反常态，一边吃零食，一边说道：

“你这孩子，好话说不出好味道，你爸那叫意气风发。”白美玲难得拍一回罗建业的马屁，尤其是看到谭雁龄与罗建业面对面谈笑风生。罗建业肤浅的微笑久久挂在脸上，他不是享受老婆谄媚逢迎，他在想，白美玲一定留有半截话没说出来。

罗建业这种表情常见于他交际场合逢场作戏的时候，给人印象总是这么笑眯眯平易近人。虽说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罗建业的体形依然保持得相当阳刚俊健，这归功于他平素合理饮食与坚持锻炼。他的头顶虽然挽留不住飘逝的岁月而变得发根疏朗，并且得到一个“罗秃子”的不雅绰号，但是这个没有一根白发杂陈其间的至高世界依然揭示一位成功男人洒脱勃发的生命潜能；原本寒碜贫瘠的面部，被成功的事业镀烙出一层炳炯，又被富贵的生活殷勤地在里边填充一些迷离，在胖与瘦之间中规中矩；那双抹着棱角的卧而精明的三角眼，永远保持足够的弹性留有可退之

路，与眉心接壤的地方，永远呈现大于一百二十度的钝角。这个世界，你不能看得过大，否则你就会因为攀比不敌而扭曲坚韧不拔的个性，所以，罗建业的眼睛很少扩张到目眦尽裂的状态。

白美玲先后给罗建业生下三个孩子：罗艳丽、罗文灿和罗甜润。而今，大女儿罗艳丽在部队考取军校。儿子罗文灿平素贪玩，学习不用功，去年高考，成绩不理想，但还是被罗建业送到俄罗斯留学。小女儿罗甜润今年刚上初二，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自从两年前开起青屏市第一家豪华量贩式娱乐KTV“皇冠丽都”，白美玲就开始与酒结下不解之缘。不过她只喝干红，专家介绍干红有降低血脂、预防动脉硬化以及防癌抗癌等诸多功效，白美玲深信不疑。刚才其兄白俊杰打电话来说今天的生意比前段时间还要好，各包间客人爆满，白美玲一高兴就多贪几杯。白美玲吃一袋话梅以后又从冰箱里取出来一盒腰果，罗建业睨一眼白美玲，说道：“瞧你这身段，再不注意，当心变成炮弹。”罗建业对白美玲发福的造型提出忠告。白美玲听后，不仅不领情，反而怏怏不乐，刚才吃下的酸梅反当似的，又平添一番醋味，说道：“我还能变成核武器呢。我不就老一点嘛？你也年轻不到哪里去，两股绳拧成的油灯捻儿，一天天同时耗熬。又拿我跟她比！她长得再漂亮，你也只能靠边站，看多了，当心她那牢头禁子男人出来后封你眼珠！”白美玲冷冷地扫视电视里谭雁龄一眼，阴晦嗓子对罗建业非常刻薄地说道。说完，打开塑料包装盒，伸手进去抓一把腰果，拨开将果仁掷到嘴里，狠狠地咀嚼，能听见上下牙齿磕碰的声音。

罗建业浑身越来越不自在，好像被一只蜘蛛吐着丝一匝匝缠绕神经，半晌，说道：“好歹她是你亲表妹，你扇一巴掌她的腮，就等于你掴一下自己的脸。”白美玲生鼓闷气，正等着和罗建业吵嘴，一听罗建业说这话，更加生气，“谁伤害谁呢！你别颠倒黑白。亲戚！从她身上还能闻到亲戚味吗？当初她教唆她男人剁掉我哥手时，怎么没有想到刀刃对准的是她亲表哥？怎么没有想到她伤害的不是她表哥一个人？这种人纯粹恩将仇报，她恨不得把对她有养育之恩的白家人全害死。”

“事由两着，莫怪一人。俊杰犯错在先，你又不是不知道。”

“母狗不蹶腓，公狗能往上爬吗？那个贱货，你还替她辩解。哦，我知道，她公爹裘民风是人大主任嘛，吻牌公司有大红伞罩着，不过，奉劝你一句，胳膊肘往外拐过火，当心胳膊脱臼闪了身子。”

罗建业啻枘相遭，说道：“亏你受过高等教育，说话这么粗俗，一点水平都没有，要是让你娘家人听到，不找地缝钻才怪——”白美玲打断罗建业的话，“再没水平，我也有张大学文凭，总比你这个部队里混出来

的兵痞强一万倍。”罗建业哪还有心情看电视，害怕邻居听到他们闹家包子，罗建业不敢关电视，也不敢亮起嗓门。罗建业强压怒火，更换电视频道，说道：“你这人简直难以理喻。”

罗建业话未落音，白美玲手机响起来，是“皇冠丽都”总台的电话。白美玲接听，大堂经理打来的，声音急促：

“老板，你快过来吧，这里有人喝醉酒闹事。纪经理过去劝说，被他们打了。”

白美玲一听，心想，谁吃了豹子胆？敢到那里闹事！就问道：“别紧张，报警没有？”

“大家都拿不定主张，要听老板你的意思。”

“知道他们来头吗？”

“不知道，不过他们不是小混混，他们论年龄都有三十多岁，看上去都像有钱人。”

白美玲若有所思，“你们白俊杰经理呢，叫他接电话。”

“白经理刚出去办事，走时吩咐我们不要打搅他。”

“好，我知道了，报警吧。我马上叫他过去处理此事。”白美玲挂断电话，打电话给其兄白俊杰。白俊杰去蒸桑拿，刚脱衣服，就接到妹妹的电话。白美玲说“皇冠丽都”有人闹事，要白俊杰抓紧赶回去，查明闹事者来头，并且一再叮嘱白俊杰不要打架，一定要等“110”带回去处理。

不久，白美玲知道始作俑者是百顺造纸公司追债办主任裘乾。钟馗捉鬼偏偏小鬼缠身，又是姓裘家的！白美玲非常气恼，有意无意间又迁怒表妹谭雁龄。

裘乾和几个酒肉朋友喝着闲酒，酒足饭饱以后就来“皇冠丽都”唱歌。本来裘乾一行都是浪荡之徒，加之酒爷怂恿，见包厢女服务员长得如花似玉白嫩水灵，几个人生拉硬拽，非要女服务员跳脱衣舞。几个男服务员和两个保安过来，遭到他们辱骂。裘乾口口声声要后台老板出来见他们，说要把这个女服务员带出去消遣，并要求对方开出一个价码。总经理纪开放过来解释没有此项服务，先是好言相劝，劝说不成，只得说道：“这是白老板的场子，请先生给个面子，要不，等白老板回来陪你去夜总会，给您安排一个。”纪开放不知裘乾来头，出言十分谨慎。裘乾一听，叫嚷：“我不管什么白老板黑老板，我就认准这位小姐，今夜必须陪我玩玩。”话刚说完，竟然掣纪开放一记拳头。

白美玲听完讲述非常生气。很快，罗建业手机也响起来，原来是青屏环保局局长裘才替弟弟赔礼来了。裘才深知弟弟侵犯白俊杰等于戳破老虎